

先哲叢談  
谷本  
叢刊

特59  
794

新先哲叢談卷之三

目錄

高山正之

五條

增井熊太

一條

蒲生君平

八條

横山正太郎

三條

平山行藏

五條

平野國臣

七條

頼久太郎

十三條

佐藤隆岷

二條

古川翁

一條

柳公羨

三條

無腸翁 一條

林子平 一條

粟屋良臣 五條

渡部登 七條

賴三樹 五條

狂狂 十二條

杉浦利貞 四條

守山順成 七條

半牧方士 二條

沖剛介 三條

新編先哲叢談卷之三

廣島一谷一莊太郎一輯

○高山正之字仲繩稱彦九郎上野新田郡細谷村人也

正之父曰良右衛門膂力絕人每出必令僕負矢弓數獵山野格殺猛獸時稱其勇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嘗為祖母所鞠年十三讀太平記見中興忠臣之志業不遂慨然發憤有功名之志為人白晢精悍眼光射人其聲如鐘尤有奇節見于世

正之之壯而在鄉也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為誣告於吏吏繫之獄舍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即辭家遊四方遂至京師讀書二歲然後乃出見都下諸生交道日廣聲名籍甚高門巨室多為布衣之交江戶人江上關龍豐前入梁又七輩最親皆當時之奇士也

正之嘗歸其鄉見室直清所論著書至於其論楠公以應召直造笠置為度量不足引諸葛亮三顧劉備故事乃出廬之事以議之憤然罵曰如此腐儒何論事之迂也夫元弘之時豈可與三國同年而論哉漢劉之未

天下大亂豪傑割居各所當時劉備者故敗履織席之人賤人之謂自稱曰帝室之胃豈能辨其真妄哉亦猶今世奴輩自稱我源也平也藤原氏也以自誇者何其違也如彼孔明使劉備三枉駕而出於其心以為出速也如我楠氏則不然赫々王室之臣也雖無朝命豈可能視國家之難安々自安哉聞天皇一朝蒙塵奮然投袂而起以輔翼王室安得效諸葛輩之為也如是腐儒所言雖讀千萬卷書何其有益則取其書投之堂下云

正之之入京師過室町將軍墓怒教々不能自止杖其

碑數百乃捨去至京師也先於三條橋望拜禁闕自呼草莽臣高山某泣數聲而入人駭觀嗤笑不顧也後西遊窮筑肥薩日死於筑一閔蓋自及也將死其徒謂遺言生手握刀入腹數寸慨然曰爲我好報天下豪傑言畢而乃絕人母知其以所死也生家素豪富棄去席顧獨自伏劍行遊足跡編於七道所在有名之士歷抵之下至於屠販之賤少異於者莫不往納交焉其行不齋一錢屢匱困露宿中野嘗夜遇群盜俯伏道傍其一人中路卧生行跨其背過盜皆大怒起追正之叩劍顧叱目老炯々聲如鐙群盜

辟易以逃其雄烈如此

正之之遊歷天下苟聞有忠臣孝子雖遐陬僻壤必往見之嘗至水戶聞岩手村有乙吉者至其家乃著礼服令之坐上坐執手言曰浴二百年太平之澤得與孝行如子者相見可謂天幸矣遂禮而去

○蒲生君平名秀實字君斌君平其一字稱伊三即下野宇都宮人也其先出自會律參議蒲生氏鄉初氏鄉有一子庶稱帶刀及蒲生氏徒宇津宮帶刀食祿三千石帶刀玄孫曰正榮有五子君平其未子也

君平幼而穎悟，一旦聽祖母語其家系，慨然發憤誓欲與祖先氏鄉之名譽自復，姓蒲生，日夜勉勵讀書，不事家計，嘗寓干下野，鹿沼鈴木石橋，家會歲暮掃煤塵，舉家匆忙，而君平不見喪人索之，通乎堂室，廁而弗見，見屋上，君平端坐閱書，如不知其忙者，喪升屋引下之，君平悠然手不釋卷，其勉學如此。

君平之長也，益好讀書，然不甚研究章句，特通忠孝大義，慕仰千古英雄豪傑而已，常慨然謂其友曰：吾生也晚矣，前之弗能出大化大室之世，而遇大職冠淡海二先公相業之盛，後之弗能際天慶天正之亂而

觀秀鄉氏鄉兩先君將略之雄，今昇平二百年矣，草莽布衣何所施設，願多著書以裨補於世道人心，庶幾乎不忝爲名族之苗裔矣，其奇邁如此。

君平之慨然讀書也，常憤然望爲名族，其患天下蒼生疲乎姦臣俗吏也，乃作革弊賦役諸篇，號曰今書，其患制度律令之不復古也，乃作職官志、神祇志、姓族志等，其患山陵之荒廢而不修也，乃作山陵志，其患夷醜之跋扈而不之攘也，乃作不恤緝，其思國家之深如此。

君平嘗上所著之書，山陵不恤緝二書於幕府，有司謂

其皆非布衣所宜言，却之，且譏處之，重法會，一鉅儒爲權貴所重者，辨解其無他得免焉。君平自此不復言，號默々齊，以自警，益專力著述云。

君平之爲人真率，不修邊幅，故人多輕之。一日訪仙臺林子平，行裝敝惡，窶如一野人。子平心鄙之，曰：「咄，野翁不能自修，而何能弗禮？」君平亦忿，曰：「吁，山澤腐儒，何自尊大至此耶？」迺去。

君平嘗航佐渡，拜順德天皇陵，見其荒蕪頽廢，而淚類行，欲告之。鈴木石橋直歸，歸途遇一川暴漲，乃解衣厲之，直走行，不覺其爲裸體也。行路之人皆指而笑之。

君平之在鄉也，大竹與五者自京師來說，朝廷近日贈役小角神變大菩薩之号，君平聞之，輒泣，曰：「歷世天皇山陵荒廢未修之，且有未止諡号者矣也。而如彼小角，則異端左道之徒，何賜道號爲號，泣展轉殆墜地云。」

君平嘗入京師，過七條，至東寺，見足利尊氏像，不堪忿忿，大聲數其罪，鞭之數百迴去。

君平常在下野，古河夏夜與客飲酒酣，君平起之，則聚蚊如雷。君平揮扇中，團扇拂臂，驅之，不知其漆不潔。

也既而聞談及楠公事一人曰公之死早矣不念全  
生扶持王室乃潔已售名豈得為真忠臣哉座客皆  
雷同君平不能平卒出則揮團扇而辨駁一坐異其  
臭甚掩鼻而作行酒者指君平所揮團扇曰是則中  
物也視之深不潔而坐上杯盤君平衣袴亦皆莫不  
汚坐客憫然

君平至性居祖母喪盡哀骨立常自以關東布衣稱終  
身不筮仕晚娶紅葉山夫人多氏女無子文化十年  
癸酉七月五日以疾歿于江戶僑居享年四十有六  
也

○平山行藏名潛字子龍號兵原姓平山氏行藏

其通稱也其先某伊賀人天正中本能寺之變

家康公辟難徑干伊賀某率土人為鄉導遂皆

仕焉父勝壽以劍枝名時

行藏幼而穎悟年十四五已善屬文用刀寬政之中年  
入江戶昌平學丙辰歲任普請沒非其志也謝病去  
職遂絕意仕官益勤勉讀書夜不就卧床凭几假寐  
馬耳禮樂刑政農桑水利無不悉講究而最留意於  
兵法故家藏和漢兵書至一千八百餘部而城壘戰  
地器械之圖亦至四百二十餘云



行藏為人豪邁常佩長刀杖鐮推蹠草鞋而行街上小兒輩一見皆曰咄行藏來走避之嘗定武藝為十八般終日講究之以授生徒各因其才故生徒亦皆有一長技而沈慨勵精不陷乎遊惰常晝講武術夜講兵書兵學武術自成一家云

行藏之在家也一日文化四年聞魯人鹵掠蝦夷殺我戌卒沈慨扼腕不自堪乃建策上書請身光復軍致死於北海者兩次而不報

行藏之上書曰陳亮曰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豈非知言乎若諺言於不傷人不殺民而姑息以自所則輕侮我者豈唯魯西亞而已哉四方夷賊聚顧於我者接武而起矣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加旃我邦州牧侯伯輕侮幕府之意自此而生至其所極將有不可言者焉蓋勢之所必至也不可不慎其機于此矣人以為卓見也

行藏性貴儉素惡奢靡至炊脫粟米漬鹽水食之年垂七十雖隆冬未嘗重襲熟衣蓋以矯昇平士風之矯也一生不迫粉黛故雖老顏如渥丹氣力不衰日講十八般武術是以手掌堅硬能九弄粟子帶殼者文政十一年戊子冬十二月十四日病歿年七十不娶

無子

○平野國臣，旧福岡藩士也，称二郎，號獨醒軒，初  
胃小金九氏，後復本姓。

國臣幼而穎悟長好讀書講武技慕高山彦九郎爲入  
常憂乎皇威之不振而夷狄之猖獗安政五年戊午  
變姓名曰都申権彦上京師糾合同志將有爲事不  
成而帰清水寺僧月照其同盟也避難與俱西走福  
岡幕府逮吏踪之乃爲道士裝與俱潛行抵鹿兒島  
西鄉隆盛屏力匿之而幕吏追捕益急於是三人航  
海走日向會潮惡舟不得登三人吟酌徹曉隆盛月

照醉後劇論不勝慷慨悲憤忽相持投海國臣大驚  
命掉夫援之僧月照慨死隆盛乃獲既而藩主島津  
氏憚幕府流隆盛于大島國臣又變姓名稱宮崎司  
入京師又潛有所謀當此之時幕府閣老間部全勝  
搜索唱尊攘之士甚嚴國臣乃至于備中僞爲商賈  
奔寓于長門馬關性來于南筑東肥間以糾合義故  
辛酉歲復入薩著尊攘英断錄及培覆論以上之其  
義取於培王室而覆幕府也島律和泉賢而大嘉之  
國臣入薩者前後既已四矣始得達其志云嗚呼國  
臣奇臣也

國臣之在京攝也時島津和泉將入京國臣潛詣闕上書曰陪臣某謹奏觀方今天下之形勢內憂外患併至鳳闕之危々於累卵臣等竊唱尊攘大義有年於茲矣而義從寥寥無復有強援故遷延未舉事也幕感日猖獗近日聞命和學者某策廢帝之旧典其無忌憚一至于此是以天下之義士扼腕憤激欲鳴其罪也沛然如水之赴壑矣今適島津和泉在浪舉義從踴躍從之是千歲之一時難得之機會也時乎時豈可失哉臣謹獻三策陛下幸撰焉

國臣之上書一曰今島津和泉在浪舉宜速下詔拔萃城入彦城屠條城和泉親率一隊入京掃除幕吏解粟田宮幽囚而奉鳳駕於萃城然後陛下号令天下六師東下以函根爲行宮問罪於幕府々々若悔過謝罪則裨官削祿班之諸侯者逆命抗順則討伐是隨是爲上策

國臣之上書二曰待和泉至伏水乃詔召之一掃在京之幕吏解粟田宮之幽閉拔城條以搥之号令於天下而徵幕義從取萃城而大罵臨之乃問幕府之罪是爲中策

國臣之上書三曰方和泉上京之日會議于陽明氏而

掃蕩幕吏，解粟田官之幽閉，拔條城以擣之，張皇威，幕義兵，拔萃城而問幕府之罪，是爲下策。此以上三策，斷而行之，則其成功也。

國臣之在京，援也。時黑田齋博將朝覲幕府，次于播州大倉谷。齋博者和泉之從王父也，或曰齋博將見和泉，沮其義舉。國臣乃拉薩人伊牟田尚乎，俱詣大倉谷，陳說義從振起之狀，以勸之。勤王齋博大驚稱疾，剽歸。會薩藩逮捕尚乎，併收國臣，去以嚮尚平。犯亡命禁也。薩藩致國臣於黑田氏，齋博不問其亡命之罪，釋縛，給衣服，善視之。曰：歸藩則將與汝俱大謀義。

舉既抵馬關，又縛之，歸藩囚之。一室蓋恐同盟奪之途中，僞姑，紉之也。

國臣遭赦也。文久三年，又上京。八月，出仕學醫院。當此之時，中山公忠光舉兵於大和。朝廷遣國臣往鎮撫之。然忠老既闕，兵舉執不可中止也。國臣乃歸京。則時局又一變。義徒四散，幕吏又大索國臣。乃乃走徂州，糾合義故，詣長門。說澤公宣嘉奉之，遂舉兵于徂州。生野遙爲忠光聲援，以大鼓舜天下義士之氣。既而忠光兵破，幕兵四逼，宣嘉南走。國臣爲豐岡藩兵所獲，繫于京獄。元治元年甲子秋七月十九日。

輦下兵火起而爲幕吏所殺時年三十九

○賴久太郎諱襄字子成號山陽外吏後入京又號三十六峯外史安藝藩臣也父惟完字千秋藝州竹原人初寓大坂授徒娶阪所士飯岡氏女以安永九年庚子生山陽江戶港

山陽先生幼銳敏嶄然見頭角年甫十三時父春水祇役在江戶作時寄父有人見之大歎曰千秋有子不教之爲實材乃欲使爲詞人乎宜使其讀史知古今事而史自通鑑綱目始會薩广人文學士赤寄元礼歸國路過廣島諗之山陽感奮日讀綱目然記治乱

之大綱而已其書法發明等不屑讀人聞而益爲非常人

山陽先生及長八徙叔父賴杏坪翁東洋行尾藤某塾居一年而歸家才學日進然以多病免仕籍先生有二弟皆夫一妹婦同藩士某父春水乃養仲弟千齡子元則爲嗣時文化九年庚午菅茶山先生請督其塾生乃遊備后明年去

山陽先生遊京師也遂止焉時年三十二僑居車屋街徙于銅駝防于木屋街文化十三年丙子二月聞父春水篤病會聚塾生講莊子投卷即斃日行夜奔赴

之自京及廣島里程約百九里先生五晝夜而至至則茂及其哀憾不能自置自是終身不復講莊子先是元興亦早世山陽則娶藩士衛園氏女生男是云元協山陽有故去廣島元協以嫡孫承祖所謂廣島本賴是也

山陽之在京也時文政元年二月故春水翁大祥月至歸展于廣島裏除遂遊鎮西徒豐筑入肥留長寄二月餘遂至薩隅明年春歸廣島奉母夫人入京侍筵芳野寧樂諸勝秋送至廣島爾後西省無虛歲後數迎之云

山陽在京文化六年癸未買家三本木稱水西莊庭中雜植竹木梅披疎爲陰置一小草堂臨鴨水對東山稱山紫水明所春花秋葉之候皆可坐而知焉候至輒携童腰瓢飄然出浮其他近幾名勝古跡遊履殆遍其遊不預期興至即往天保元年庚辰先生患胸痛久而愈三年六月日忽發咳嗽咯血醫曰是積年勞神所致所謂肺血疾不可治也生豪傑不恐死故敢告實云

山陽一朝罹病也有一醫曰猶可療也山陽曰死生有命然我上有老母且志業未成假令無一生理宜加

醫療我慎服。傍為死計耳。時方著日本政記。乃日夜勉強構稿。曰我必欲成之。而入地。及秋疾益劇。慮母夫人憂之。戒家人使勿告。唯報以無恙。始病。禁酒不飲。而客至為設宴。談笑自若。病既革。曰我死方逼矣。然猶著眼鏡。午政記剛潤不止。忽顧左右曰。且勿。嗟。我將假寐。乃閣葦不脫。眼鏡而瞑。就撫之。則已逝矣。實九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三。葬于東山長樂寺。

山陽嘗客寓京師。治家儉素。不妄費一錢。然其迎母夫人。不問有無。務奉灌心。一日待遊島原。遊里登一大酒樓。召妓女。酒盡。其豐美。從行婢見之。愕然竊引先生袖。曰阿主囊中物足。以償之乎。蓋先生以去國。闕定省。浹自悔恨。欲報罔極之万一。而春水既逝。故欲之。母夫人也。

山陽先生所著。日本外史二十二卷。日本政記十五卷。通議二卷。春秋講義若干卷。先友錄一卷。文集十卷。書後題跋四卷。日本樂府一卷。詩鈔八卷。同遺稿人卷。外史之成。經二十年。既成。猶秘之。家白河少將樂翁公聞之。卑禮厚幣。以請之。自是遂行于世。政記最晚。成記事多。成于病中。而終不得全脫稿也。嗚呼惜。

哉

山陽先生爲人癯瘦臙高眉蹙眼采烟々望之有威往峻峭不能包容尋常之人常慨昇平日久士氣不振故以氣節自持亦以道人未嘗屈已隨人浮沉求客其去廣島也誓曰已不能仕父母之國不復著朝服見貴人文化七年遊備後菅茶山翁欲薦之福山侯先生作書辭之入京後每聞安藝候朝江戶往來過伏見必着袴望拜諸藩聞其名重禮厚弊多聘之皆固辭不應

山陽先生之在京也白野大納言公資愛聞其名聘之不往其請至數回乃陳野人不習禮節若許野服出入乃賜予之際無類臣禮者則敢奉命且言魚非琵琶湖之鮮不能喫酒非伊丹之釀不能飲公皆許之乃行翌日餽金以爲謝先生見之曰豈有禮弊而小書低書人名自大署高署已名者乃命塾生後藤某卻之公從而謝之益敬其不屈至終訪其廬諸儒中有議其倨慢者先生聞之作書辭赴宴爾後獨召賜宴云

山陽燕居一日有一坐請外史先生領之後又來促曰欲獻一貴權焉先生正色曰我史非權門納媚之具



竟不與先生才識天授加之勵精不倦甫六歲忽問  
母夫人曰天何之物也母曰施轉不止如彼而已先  
生遽下庭仰天嘆曰不思議哉啼泣半時許自八九  
歲喜讀國字本古今軍記至忘寢食嬉戲又搏土作  
城郭軍營狀既受句讀晝夜不解嘗患眼父春固禁  
讀書陰讀不止年十四五受家學小學近思錄皆已  
誦習一日因曝書見東坡史論詔曰天地間有如此  
可喜之文乎遂肆力文章最精於史學家無藏書四  
子五經白文東坡集唐宋八大家文數品本朝史唯  
烈祖成績藩朝譜而已而古今史籍制度兵法諸家  
譜野乘無不涉獵終能成外史政記大著作經說歸  
主洛閩而不甚墨守要以古聖賢立言大義爲務其  
議論以適用爲主詩務叙實際不事虛設尤長於歌  
行喜咏史雅言曰余不欲咏物咏物不若咏史史中  
有無數好題目隨讀者淺深皆可成真詩舍之而曰  
尸字鶯梭無爲也書名亦諫四方爭索絹素滿室然  
是皆緒餘常用心者濟學也  
山陽先生弱冠後擬蘇氏策論作雜篇十餘篇晚歲頗  
刪潤之即通議也先死三日忽曰猶有不可不言者  
在焉即日草之內廷篇是也

山陽先生名已轟於一時，遊京者多，來求見，一切謝絕，非不得已，則不見。平生耽讀書，勤著述，常曰：「謂我才子，未悉我者也。」謂我能刺者，真知我矣。日夕置酒草堂，必呼門生對飲，飲有限，限既盈，不過一杯。酒伊丹之釀，尤愛。号劍菱者，酒醒輒挑燈讀書，至五更而後就寢。晝則已辨前起，自收衾裯，掃戶牖，以爲常。無寒暑一也。性好古書畫，頗善賞鑑，所藏十餘幅，書則倪元璐、屠長卿畫，則盛茂暉、趙之璧等也。酒間多談歷史文章，爲樂。其病，飼猪敬所翁來訪談及南北正統事，議大不合。先生曰：「苟以北朝爲正統，豈以新田補諸公爲亂臣賊子乎？」方言之之時，目張眉軒，其慷慨激烈，雖病不衰也。遂更著正統論，置之政記中，初論後。

○佐藤隆岷，會律人名，惟濟號活菴，又號神谷齋。隆眠，其字也。

隆眠幼穎悟，少負奇志，善罵，欲成名於天下。其初出鄉閭，自誓吾不衣葵章衣，不復生選矣。蔡章者，幕府微號也。來江戶，依故人某，賈也。專事會計，隆眠一罵乃去。然無常居，以所士客高門雅子家，喜讀書，弄誦易論語老莊傷寒論，古今和歌集，最好軒岐氏術，有

所自得焉。然以其能罵，不爲世客。僅業按摩，以爲活時。潮留橋有酒店，以饅炙，名每暮有客三人來喫，饅一碟，酒一陶。如是者數年，未嘗一夕廢。主人怪問之，皆云：吾等有宿志，恐不成，故籍此以助氣力耳。三人其二行商，其一即隆岷也。久之，隆岷僦一屋，平芝廩，既與屋值，屋主更索酒資，不應，則中以冷語。隆岷大怒，罵之，欲斫之。偶有任俠某過者，曉諭而解，遂引隆岷而歸，款待甚至。其多養，養身少年，號曰兒分。於是告人曰：吾獲奇兒矣。隆岷聞之，罵去。吾豈爲汝輩養子者乎。振袂去云。

隆岷常業按摩，初荒川土佐州內室疾十餘年，醫藥無一効。今隆岷診之，試問所劑如何，隆岷忽罵曰：君非醫人焉。知醫術，然吾術疎不爲人所信，亦足愧己。即奮拳打破藥籠，侃然去，而不顧。土州曰：奇士也。術亦應奇，乃令治疾，遂癒。爾後醫名大發，及土州爲清水老府，建白爲其侍醫。於是隆岷賜葵章衣果，遂其誓矣。

○古川翁備中人也

古川翁幼穎悟，侗儻有大略，喜地理學，夕無所承，爲壯時浪遊海內，抵奧羽，渡鰯浦，窺蝦夷，究筑紫薩隅，至

鬼界島其間尋近代戰爭之跡觀其攻守勝敗所由以鈎股法揣遠近高卑不失尺寸著圖說鑿々有新嘗罵世以兵名者曰此輩煮等不辨孰否者焉可施實用哉寬政中越侯當路注意海防親巡視閩東諸港津聞翁名遠欲有所詢其徒往及入見又欲隨入翁曰何爲曰大人平生與人談甚口今日宜自收劍翁唾然大笑曰使此公果聰明如所聞則吾雖万脩飾一見洞視不能然而受吾教又不足長也既入隨問指畫應對如流候大奇之尋受命釐正武藝五郡圖譜稱旨遂欲祿翁使人以意喻翁々曰吾老矣不習折腰事直歸

○柳公羨名里恭號淇園和州郡山貴戚之重臣也

柳公羨幼頁悟才兼文武帝通佛典醫茶音律書畫篆刻凡百伎藝靡不精曉爲人磊落不羈好客每有來者輒閉門投轄累日不許去弗問賢愚貴賤皆謙而礼交之未嘗以富貴驕人或挽野老乞兒與飲所得俸祿悉以饗客食客常數十百人或來或去或不見主人故放食縱飲而去官吏縛博從皆杖放逐公羨隨舍匿其人閉門縱博以觀其轉注變化之妙大

呼笑樂

公素爲一藩之貴臣出輟騎馬從者簇擁先導叱咤  
一日路上見盲焉婦彈琵琶輒命召之馬怖欲走乃  
多方喻解借取琵琶馬上自彈之意甚暢適賞盲婦  
數金曰謝鄉癡我高興

公美嘗講俱舍論緇從來聽者咸怡然解頤其畫著色  
人物優人妙品畫杜甫浣花醉歸圖王山將頽兩童  
扶持眼光矇矓脚步踉蹌巾幘衣袖咸有醉態觀者  
靡不歎服

○無腸翁

無腸翁初住城中厭其擾々苦節干瑞龍山中一裘一  
甚疏糲自安翁博聞強識過眼成誦是以不畜一書  
室中唯有二三茶具而已最長于國字文章及國風  
之詩興至則一日數十百篇言出于口皆成文所著  
數種已行于世又有万筆集訓詁及筆記八十餘卷  
一日命其從漚之燒井中脊人過翁詰其故翁笑曰  
一時謾筆意味尺者頗多矣然年力頽侵不能區々  
就鉛槧之業且與夢中說夢向痴人不如投井清我  
塊

○林子乎姓越智諱友直旧仙臺藩士抄寫善友

諒之第也其先出自伊豫探題河野伊豫介通清十二世孫曰林通兼子曰通安々々孫曰某後改岡村子至政始仕幕府為銃隊四世曰良通有故削籍養於叔父林從吾因復林氏子平其子

子平幼穎敏年十九從喜善來仙臺既長嗜學憤慨有大志好周遊四方健步無比每行必穿履雖數千里之遠如性隣里遂西窮肥薩東北入蝦夷之城凡呀過郡國土宜之美惡山川地形之利害得失皆能諳記靡有遺漏云

○栗屋良臣者膳所藩士也初名達道稱良之助父稱彦右衛門元岩國人後仕膳所藩生二子長即良臣次稱岡三郎良臣跛臂而不能繼家以岡三為嗣

良臣幼穎悟少憤慨有氣年甫二十遊京師長洲儒生岡村簣齋最要之終受學癸亥秋輦下之變簣齋慨然揮淚曰天下之事已至此吾焉可辭夕久留于此乎吾今將歸長洲微臣將欲與俱謀之其父彦右彦右曰我與岡三盡忠於吾藩足矣汝所士也宜徒師急臨危棄之不義也良臣乃徒簣齋入長門主清水

清太郎家居之焉

良臣之在長州也三條某等七卿在長門三田尻其徒士杉本拙藏者頗好學簀齋一日訪之良臣徒之門者叱良臣出門曰他邦人不許入門內良臣慨然謂門者曰吾辭墳墓而來此竊欽慕侯之義聲也苟抱勤王之志者非乃皆侯之徒也耶吾意侯必能遇我不圖攢斥之至于此言畢淚潛夕下即將自刃簀齋百方慰諭而止

良臣之在長州也時亡命復籍之令出焉彦右乃贈書以召良臣夕夕答曰大人往日教兒以徒師之為義兒今猶銘諸肝肺且大人不見當今之世態乎松平容保為京師守護職恃寵擅權為天下義士之所怒天下義士將鳴鼓而攻之是豈兒歸鄉之日哉長侯聞而嘉其志延見之慰諭而令歸且以銀二十枚賦之清太郎亦贈一僕一槍云

良臣自長歸藩也藩以補賞記錄而良臣以屢切言言事被黜又奔京師

良臣之在京也甲子復幕吏襲三條客舍捕諸藩有志者大坂市中喧傳將有事於長邸良臣大驚走抵長邸告急門者拒而不容良臣憤激欲直往長門買舟

西下會簣齋受藩命上京乃徒之當是時真木保臣等師兵折山寄良臣踴躍投其管義徒既數上書朝廷訴長侯之寃不報因皆憤然議曰不決雍蔽朝旨難回乃將擊會津邸衆憫良臣之跋躄也欲置之軍後良臣大叫曰大丈夫既已決死何敢居後軍衆壯之七月十八日良臣與衆俱持上書詣鷹司公邸幕兵奄至良臣遂死時年二十四

○長尾重威者旧福岡藩士也字子固称正兵衛號友山其先出自後村上天皇皇子某重威爲人長身高額眉目秀爽人一見知其非凡人事

父母孝善教子弟居常慷慨極口罵鎌倉室町諸將軍而激獎南朝諸臣其祭菊地氏五百圓忌辰詩及征西將軍古戰場山隈原懷古長句皆悲壯淋漓忠義之氣溢紙上是以其所薰陶門生加藤德成月形詳伊藤勝益森通寧安田勝從小金九種美山内信進毛利元常等皆拮据勤王事云

重威幼而穎悟從島其學射一日藩主閱藩士射重威年甫八歲上場射十發十中藩主大賞之同濟妬之欲因事困辱之重威察其機直歸家竊磨乃母詰之



荅曰兒不徒受人辱將以是從事毋大驚奪刀戒論而止

重威始就學九歲聽師講項羽紀慕其豪邁頗廢習字讀書既長而悟其非折節復學遂以善書博學聞慶應元年藩主福岡侯欲補要職召之稱疾辭當此之時幕吏弄威福如電運鬼神重威憤之常快慨扼腕思効力於王室與月形弘伊丹連邊等相議以謀事云

重威為壯時嘆正學之不與著書曰天下之事不過一治一亂治亂之由不出乎人心明闇々々之本全出干斯學盛衰邪正矣彼欲一事一節格之正之者如隻手塞河江真感哉近世綱紀壞廢人心狂亂相欺相誣財竭食乏當此危急之際議此等事如最迂遠者然他日有明君良將欲建中興之業風俗衰敗如此實無一人可議事任事者偶有所舉則大率偷祿固位欺世誣人之徒也不然其是非見識錯亂或妬害如婢婦怯懦如所女或諂諛佞媚如鬼狐至無可與共事者然則講明正學教育人才莫急於是時矣云尔

重威之著書也是秋罹幕議而廢錮二年遭赦明治三

年夏藩主賞其罹冤枉不渝節賜月糧二十苞又嘗召重威與重遠賜宴慰籍之重威養病不復出戶而其月死矣齡七十歲實明治五年壬申十月六日也云尔

○渡部登者田原藩士也生長于江戸半藏御門外邸名定靜字小安一字伯登號華山又寓繪堂又全樂堂登其通稱也

登微祿而不能奉養父母賣畫以給焉恒嘆曰一日不作畫增一日之窮不唯身窮而已上虧於二親之奉養下致乎弟妻之飢寒故余之於畫猶農之於耕漁之於網不得已也

登初欲爲儒從同藩篤見夾鳩學一日友人高橋文平來謂登曰子欲爲儒誠善志也然子今貧甚矣夜臥無衾爲儒迂矣不如學畫以救急夾鳩亦慙意登從之摹寫古畫又從谷文晁而問畫法家貧不能多給好紙母日以錢十六孔若二十四孔買美濃紙以與之耳

登天性穎敏故學畫無幾而其巧妙過人于時歲十六矣及長畫益精妙世以大金索之登好作墨竹題詩曰鄙老畫蘭不畫玉有爲者必有不爲醉來寫竹似

蘆葉不作鷓波無枝節

登之長也王辰夏晉年寄格加錄百石別給二十石  
登已至田原巡視封內及沿海諸島竊憂海防乃畫海  
外各國船圖及旗章以與沿海戍吏既而歸江戶又  
與鷹野長英小關三英等講究西洋事情遂著鷓舌  
或問慎機論夢物語諸書以譏諷時事觸幕府忌諱  
已亥夏下獄

登之被逮捕也至冬十二月送原田幽之時論寬之登  
由此恐患終以無怨色咏國詩曰古里津美天世遠  
壽美加未能希武太幾波已加太幾添布薪那里計

里天保十二年辛丑冬十二月辛卯自歿而歿享年  
四十九

登爲人肥大長面豐頤而其量頗宏於物無所甚愛唯  
愛書籍畫軸聚藏書數百部畫數百部晚皆獻之其  
主或謂人曰子積年窮困而所聚今悉獻之豈不惜  
哉蓋少遺之子孫登笑曰此余之所以大惜也子孫  
若不愛之或賣或蠹若愛之則亦當如余而聚且此  
畫書長藏于藩庫子孫若欲見之當借之主君熟與  
其付之子孫而散乱云

登之自歿而死也遺書于其子立曰雖餓死勿仕一君

值事祖母汝之母不幸人也，宜盡孝。汝之父罪人也，當不得建墓碑，因自書不忠不孝渡部登享年四十九有九。

○賴三樹三郎，山陽賴先生第三子，名醇，字子春，三樹三郎，其通稱也。

三樹三郎，生而精神彩明，幼而喪父，爲母所教育。年十七，遊浪華，儒後藤松陰門，歲癸卯遊江戶，入昌平覺。丙午春遊水戶，遂游奧羽，越松前而歸，常慨然欲斷父志，宵抱奇憂，自号古狂生。癸丑復米利堅使節來品港，要互市，海外騷然，諸侯伯多貯貨糧，物價頓貴。

三樹三郎謂西京仰食四方，一旦閉關，海陸運輸之路絕，則輦穀之下，億兆之生靈，心至飢餓，不可不預貯粟也。乃與同志有力者相謀，將貯粟二三十萬石，適爲幕府姦吏所沮，遂不果。當此時，上方銳意攘夷，而幕府不体顧慮，因下詔，源齋昭於是乎四方勤王之士竊謀其事，三樹三郎與梁川星巖、梅田源次郎等共謀，屢說粟田口親王及三條內府等，幕府姦吏惡之，以三樹三郎等送江戶鞫之，不屈。姦吏誣以所士而謀國事，堅侮幕府之罪，遂刑之。實己未年冬十月七日也。年三十五，鹽刑賦詩，有風雨化年苔石，上

誰題日本古狂生之句一時膾炙人口世人以為不愧山陽之子

三樹三郎之兄有支峯者今猶存每語及三樹三郎事未嘗不悲泣三樹三郎本卓犖之人有用之才有為之識惜哉年少未更事謂慷慨扼腕可以濟事遂被吏議而中殞尚惜哉

三樹三郎之東遊而至奧也現今有名之學士岡鹿門甫十五六岡君當時見三樹三郎干一醫生之所其形磊魁奇偉一見知其為凡人云

三樹三郎在在世也當時粟田口稱青蓮院宮三樹三郎為親王點竄建白草稿內有復古大業在此時云云語幕吏舉之詰問三樹三郎語塞云

三樹三郎等既被刑瘞于骨原後有旨改葬幕府摩士松岡乃聞之詣瘞所乞其骨一片以歸遂建分骨墓碑云

○狂狂先生果非狂之狂也見其所自號矣先生久住於江戶交道頗廣平素不修邊幅必以真寧接人人一見乃服焉

先生性狂褻狂直憂國之念極篤往年洋夷之事起勞心焦思不能頃刻忘之至癸卯以後率夕汲汲地擲

百事肩涉危難常結抱於有志之志或奔走於當路之門欲竭心力以報國家故勸藩王以直言強諫之義數矣而不省當福山侍徒執政因其臣某獻守禦之議當彥根中將執政因其臣某獻內外所置之畧或危言以儆動之有一友人咎其不擇人妄發先生荅之曰時情迫切豈暇擇之耶平生與藤田東湖翁最善因以其志達於景山老侯自侯家事以及國家內外事無不指陳又與梁川屋巖翁善議論相資郵筒往復因欲獻言於天朝友人又規以出位之罪先生曰是納約自牖之義也且國家之有外寇猶父

母之係教疾苟欲求救之之道區々罪譴復何顧之

云尔

先生之憂國家也癸丑之秋幕府下列藩令先生讀之慨嘆數日偶客有自浦賀至者談及邊事相共号泣乃作詩云以贈之

先生之詩云房山相山何截崑海關之險天所設况是國家法令嚴侯伯東西兵營列近聞諸夷事航海巨艦三桅影出沒增兵增成勞朝議期使瀛海妖氣滅今年癸丑六月初何物點層稱使節寬待懇諭々不聽踰險過關々唐突利誘咸却一函書虜情強傲我

情屈千古金瓶玷缺生此辱後來誰能雪吾友長藏  
性豪達曾拋牙籌懷投筆機權自慕眩高計節節細  
講孫武術一聞虜來怒髮豎重聞虜去目眦裂千里  
南遊何呀爲南中情事太詳悉吏隨將弱軍勢馳山  
秃水空民力竭欺人自欺無不爲示弱納海計最失  
此身可瘞言可用直接獻策叩天闕々々高深不  
可舉彷徨向空書咄々歸來蕭然來過我只見言語  
帶哀咽嗚呼噫嘻一時之權可奈何使人大息痛恨  
今年夏六月所謂一時之權即用令中之語也乞尔  
已

先生之友人松本長藏與州二本松人性中島号黄山  
亦慨忼奇傑之人也丁巳之冬大學頭林某奉幕府  
使京師時先生曰是猶可庶幾之時乎乃又作詩送  
之云

先生詩曰安政第四年丁巳十二月林君奉幕命嚴程  
使京闕奉使非常職其事定機密竊聞道路言奏  
決制虜策此言若果信之士誰可默嗟哉今時勢大  
馬而朽索彼虜窺俞久矣出之以狡黠廟議漫紛紜  
因循歸姑息談笑愚楚王張儀果何者相率拜夷虜  
倫槍皆可殺神風久不起大道殆否塞自非大本

立安得免寤感往日癸甲際失著人共情時乎不再  
來更張期今日取斷仰宸衷定我在一決待君反命  
辭頓使海內肅奮起忠義氣一洗宴安毒以明舊德  
義以議戰守略皇威可以宣國辱可以雪可以伐  
虜謀可以尽臣職所關如此大君其可不最卷也雖  
駕馭三世在門末微臣擬獻君請怒狂直詩入云

爾

先生之詩也大學頭林其與左右讀之憮然平生每誦  
杜子長避人焚諫艸句前後上書獻言不一留其他  
詩諷世者不遑杜舉云

先生之在世也戊午之年獄起天下名士被逮捕者甚  
多不論事之曲直虛實威暴慘刻實不可言其在西  
如梁川星嚴梅田源次郎賴三樹三郎其在東如藤  
森弘庵日下部伊三次勝野豐作皆先生所親善故  
諸友為先生危之而先生猶自奔走盡力欲為東西  
數子雪其冤罪遂得罪於其藩竄逐不得住府下先  
生於是乎有信越之行然人皆怖幕威恐其係累故  
到所落魄不得久留既而藩又誘致之罪以時評不  
容易禁錮於其國

先生之在獄也史卒監護如因獄先生作詩述懷絕無



怨憤之色，而憂國志益切。吏卒或語以東西之變故，則默而不答，仰屋長歎已。

先生素溫厚，其議論與世之過激粗暴之徒不同。故聞其或謀殺夷人，或欲集黨舉兵事，則又歎曰：「粗暴淺虜，徒自禍耳。何補國家？其志一在於整藩治正幕政，宜揚皇威，以扞禦外寇，始終確乎，無變移也。」嗚呼！士哉！

先生之繫獄也，吏卒初恐其脫走，監護極嚴。後見其無怨憤之色，皆頗親服，或有竊送美酒良藥，乞詩書者。先生雖為其藩被罪，然當幕府慘法時，得脫深冤苦楚者，蓋以其平生有誠直之實，而無一點自營之私也。

先生其先出干參議小野公，中古以來以故國地名橫山為氏，後又復本姓小野。故天下之士多稱橫山先生，不知其姓為小野也。名卷，字懷之，一字舒公。晚又更名長厚，字侗翁。湖山及狂狂之號，終始不變。用之云。

先生年過半百，猶強健，善飲酒，賦詩，覆世而不已。其交遊貴官富人，滿都下，無日而無佳招。其被招也，每驩然對酌，談及天下之事，未嘗不慷慨悲憤也。人服其

孤忠至誠云

○因循先生名利貞稱金次郎後更弘作氏杉浦

江戶人為人溫厚老于世故白髮皤然常好奇

計與壯士俠客交遊焉

先生幼穎悟及長論天下之事最長於揣摩縱橫術是以人有粉難事則問策於先生先生乃不擇貴賤必盡心力焉有人嘗求一小宅不足於財其人與先生親善以故謀之無為出力者先生乃憤然出金若干以助之而無德色魯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入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先生豈其人歟然先生謀

事多因循故人或罵曰因循先生

先生之被因循先生名也蒲生氏嘗為作歌以解之以

贈先生云

其歌曰先生謀事雖因循事成豈復尤因循鹿暴誤事世不少先生因循疾時臻体道白頭無成事從來早成非大器方今天下事如麻揣摩縱橫暗勞思壯士俠客常敲門悲歌慷慨倒青樽罵為因循都不省奇功只要不食言先生大節我已識少夕俗事亦善測往往為人解紛難默默低眉無德聲義氣俠商高於山不惜為國微軀捐世上難苦甘於飴鍊磨心腸

五十年因循々々君勿口因循埃機是老子泰山崩  
前色不變先生心膽大於斗先生視而笑曰善矣哉  
尽我也因自號因循先生云

先生方水戶烈公之時奔走周旋尽力乎國家事因賜  
俸若干遂住水戶云

先生未嘗見其勃々之色善諷子曰古之有膽量者史  
稱其喜怒不形於色也

○守山頃成初名猪三郎浪華人名淺字如期號  
活水浪華商人子也

頃成年十八慨然自奮曰吾不幸生商家商賤業也男

兒豈可齷齪爭錐刀利哉乃來江戶不齋一錢無所  
寄身因爲鹽坊醫家丹野某僕是時蒲生氏亦寄寓  
其家某日省病家猪三郎擔藥籠而徒之病家與酒  
錢則懷以歸每夜買酒肴蒲生氏曰願先生察此情  
爲僕講書且縱談古今成敗事蹟蒲生氏爲講語孟  
一日有人說和漢古今事猪三郎聽之到深更不少  
倦如此者有日云

頃成之就學也志益以偷閑讀書尤好易有疑義則質  
蒲生氏無幾學大進作詩文皆可觀而於易尤有所  
得云

順成之學成也。一日自作士裝佩，雙刀，謁訪蒲生氏曰：僕之不肖，亦因先生之教，幸得知斯道之尊，請賜名。字號蒲生氏，應其求，後亦附其儀。順成再拜曰：僕既屢聞先生講語，孟畧知其義，何復煩先生？於是自作說，且曰：觀源泉之混々如斯者，矻々讀書，以順天地之理，則河志之不成之有果，有成則是先生之賜也。遂去。

順成開業，本庄賣卜，自給歲。癸亥，蒲生氏將下帷，趨町使順成卜。吉，遂下帷教授。生徒稍進，乞治者亦衆，因得不仰祿米而食矣。順成既開業，講讀益力，而日生醫療之不愈，遂失一目。因復寓蒲生氏塾，學軒岐之術。二年有所得，開業于西郭鷺森村，旁教授村童，而乞藥者日盈門。丙寅秋，米價騰貴，斗米直一兩，江戶究人皆建幟，大書困窮連，造諸侯及富貴門乞賑恤。府下騷然，順成聞之，使門人負麥二斗贈蒲生氏曰：米價貴於玉，恐先生匱食，故敢以饋。自今每月爲恆例。先生謝其篤志，仍指几刃，盆石菖賦詩，示順成云：尔其詩曰：鬱々石菖蒲生石，只飲水几刃，一閑人，身世正相似。順成笑曰：先生復作髡髻言乎？然先生非久貧者，僕

請試筮之，乃筮之，遇需曰：需，須也。人長則須生也，而志厚也。故曰：需于酒食，貞吉。先生過三十五六歲，則貨食有餘，贏乎？又筮仕，吉。曰：先生口訥而行峻，不能媚權貴，恐不利出仕。其慎勿仕。蒲生先生亦畢其言云。

順成之罹病也，實丁卯夏四月也。蒲生氏至，則舌卷不離言，瞪目視先生。先生灌藥，口噤而不下。是夕歿。蓋此辟村之良工，劇症失下之所致也。蒲生氏爲之哭而慟，曰：吾門生前後數十人，而順成終始謹事，自今而後，復有如順成者哉！云尔。

順成有至性，嘗省老母，以金若干爲壽。順成時還江戶，老母報之以生薑一包。順成每食未嘗不泣拜，有下見勉國事者，與財善視之。故草莽慷慨之士，慕風來見，常慨然語諸生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忠孝也。苟人缺忠孝大義，則非人也。吾不欲與此輩交。其慕忠孝大義如此。

順成嘗遊一老儒門，後憤其人視幕府失政，而不不言，請削門籍，又裂其所書，天地有正氣，幅曰：疾腐儒，不知正氣之爲何物，讀書萬卷，乃不若一武夫，掘織部乎。

○半牧方士者，越後三條人也，名淑，字其馨，村山氏稱秀一郎，初名通，字仲宣，号荷汀，而半牧方士，後年所號也。

半牧方士，幼而穎悟，年甫六歲，諸誦小倉百首，長而狷，从沈毅不妄交人，負笈西游，與藤本鐵石、山中靜逸諸子交善，文久癸亥秋，藤本鐵石、松本奎堂等奉中山公忠光舉勤王，義兵于大和，事不就而死，方士時在播摩，聞變，走入京師，命門人筒井某護送鐵石，妻於備前，當此時，幕吏搜索義徒甚急，方士復奔播摩，潛匿焉，甲子夏，遂去播摩，變姓名，與筒井某俱經間道，歸越後，東西歷遊，凡二十年矣，方士既歸，鄉與小柳春堤、鴨松溪等交結，論尊攘大義，嘗抄藤田東齋吉田松蔭遺文而上，裨須同志，以鼓舞義氣，戊辰春，王師破賊，于伏水，東北驛擾方士慮北越，亦將爲戰地也，乃與小柳春堤、鴨松溪、星野藤兵等謀預畫策，平定上之北越鎮撫使總督高倉公，五月，官軍奪米山，疊進取，拍寄賊營，賊將走，加茂長岡城亦破，賊軍連戰不利，於是賊疑方士等告北地，情狀於官軍也，先捕秘溪春堤下獄，時霖潦過度，信濃川將決，方士避水，在片口村松尾某家，適得春堤等被逮補之報。

同松尾其遁匿內山村近藤某家某避兵燹搬運家  
具于山中遣方士守之會方士第來告賊兵物色急  
而去當是時東自巢門山西至靈浦臂壁相接砲聲  
如雷日夜不已賊勢復甚熾矣而鄉里訛傳松溪春  
堤既被斷頭方士慨然曰與其受縲絏辱而死賊年  
不若自畫以潔身即作遺書托後事於兄弟且賦國  
詩自裁時年四十四

方士之自刃死也後經一月東京鎮臺徵至兄弟爲之  
痛泣焉己巳冬太政官賜褒辭曰村山秀一郎以草  
莽一介之身夙抱勤王之志接天下有志之徒將拯  
報國之忠忱戊辰春上書鎮撫總督告北越之情狀  
方王師進入之時爲賊所壓制卒自盡爲特可憫恤  
因賜其子恒次郎終身糧三人口  
方士畫工也云

○冲剛介者鳥取藩士也名銓號天外狂夫爲人  
精悍能辯云

剛介嘗奉藩主松平侯書使幕府閣老板倉防州西陳  
書中餘意反覆辯論防州作答書以付之剛介歸至  
濱松自意答書可疑乃折封見之果與其所口授異  
輒再如江戶出其書而詰難防州愧報不能答乃面

改作荅書以示剛介夕夕受讀一過然後封之持帛

剛介之在藩也時元治甲子秋八月京師蹀血之變幕

府將起西征之師於是乎藩論紛然勤王翼霸介黨

相軋剛介素主動王一日與同藩同志增井熊太相

議曰監察其首鼠兩端陰排正義彼而不除則恐害

於公家而大事去矣乃連署投書於執政荒尾某曰

云云

則介等上書曰臣某等伏惟欲解幕府嫌疑而嫌疑益

甚者我鳥取藩是也二三年來以尊王攘夷之正義

一新得藩耳目矣而至今忽欲變之以解嫌疑亦已

誤矣明主豈不識哉而近日姑息之政令相續而出

無他佞臣惑之也臣等不堪忠憤誅除佞臣某然不

告而除君側之姦者春秋書為叛臣等固不欲受叛

名故先告而後誅之也伏冀執事幸察焉其堅剛如

此云

○增井熊太名一貫字子忠号北洋年十八東遊

江戶學劍於齋藤彌九郎々々之門生徒常

數百人而熊太技出等輩云

熊太已與剛介投書於執政元治元年秋九月五日乘



後與俱襲殺監察其自訴待罪是月十一日賜死二人聞命神色不變陽々如平常臨刑從容賦絕命詞自剖腹以死時二人年同三十二熊太雖武人乎畧涉史書其就囚也遺書父母曰忠孝難全而自古皆然兒今一死報國侍養不終幸勿罪不孝副以歌二首聞者皆泣

○橫山正太郎者鹿兒島藩森喜右工門第三子也出爲橫某之義子

正太郎幼而穎悟及長有文識庚午歲遊江戶入用口文藏塾頗勵精一日竊慨乎朝政之不振作上書揮

竹頭乘夜詣集議院建其門扉而還抵藩邸門前以訣父乃鄉友之書地聞人乃屠腹焉聞人驚告同藩士々々士問其故正太郎睨目曰自

朝廷開集議院以來抗疏者無慮數百人其情多不上達然則余今以草莽一介微賤之軀獻區々之愚論其望採用也難矣然業已抱意見默止非吾本意世因念不若一死以諫故到于此耳同藩士乃及其未死欲告其建言之可否遣人集議院問之會集議院判官懷其上書朝太政官乃還告之正太正太欣然乃頤

正太，上書有十條通書一。

其書田方今朝政一新天下四方屬目之秋也。宜府藩縣共依遵朝廷大綱以各新敷德化矣。豈圖旧暑弊風暗浸淫于朝政。昨日所以爲非者。今日以爲是。請試舉十弊。

一曰以輔相之大任而猶侈靡驕奢。上則暗誘。敵明下則不省養生飢餓。

二曰大小官員外張虛飾。內貪名利者不鮮。

三曰朝令暮替。万民抱狐疑。迷方向。此以作事多牽付會用心之不著實也。

欠

MISSING

四曰驛道人馬增其賃，且使獻國射五分之一之類，  
悉不察人情事實，不省人心之歸，不歸可謂刻剝矣  
也。

五曰不崇正直而尚才能，廉耻不立於上，故世風日  
趨輕薄矣。

六曰非爲官求人而爲人求官，故諸吏不盡心於已  
任，或有以官職當商業者。

七曰酒食之交厚，而道義之交薄矣。

八曰以外交之條約輕卒，物議沸騰。

九曰黜陟之大典不立，故多以愛憎進退人，如春日

某廉直之士也。而以私怨陷寃罪者。數矣。聞此出乎  
一二大臣之意。

十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伏冀今日在朝之君子  
有公平正大之善政實績焉。

副書曰：方今草莽間盛唱征韓之說，此畢竟出乎慨  
皇威之不振，雖然起兵有名焉，有義焉，若對海外一  
失名義，則縱令獲大捷，奈天下萬世之誹議何？兵法  
不云乎：知彼知己，今知朝鮮姑舍之，察我邦之情實  
萬民困窮迫乎飢渴，政令屑屑于瑣細，技葉而其根  
本至今不定，百事徒汲汲乎文具，其實效之立者鮮

矣。口唱一新，未見一新之德化，萬民洵洵天下隱然  
有土崩之兆。若使我國勢充實盛強，則區區之朝鮮  
豈敢加非禮於我哉？虛不出于此，而只侮朝鮮之國  
小力弱，欲妄起無名之師，苟起師而萬一蹉跌，則天  
下億兆謂之何？今蝦夷之閔拓，猶受其土民之怨，多  
矣。况於朝鮮乎？且朝鮮近來屢與外國戰，頗慣兵革  
不可與文祿之時勢同日而論也。文祿之役，以豐太  
閣之威力，尚費數年之力，而粗暴之徒，高言放論，欲  
九弄朝鮮於掌中，真是欺己欺人，以國事為戲也。愚  
意今日之急務，在先於青立綱紀，整一政令，示信於

天下使萬民安堵且宜慮 墻意外之變豈暇問朝  
鮮之罪哉

正太爲人淳朴善事父母平生言死時年二十有八  
也

